

巴一乡情散文选

像我这样 爱你

巴一著

作家出版社

像我这样
爱你

巴一乡情散文选

巴一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像我这样爱你：巴一乡情散文选 / 巴一著. -- 北京：
作家出版社，2015. 10

ISBN 978-7-5063-8437-7

I. ①像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261853 号

像我这样爱你

作 者：巴 一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：刘 璐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290 千

印 张：22.5

版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437-7

定 价：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

录

第一辑

我曾经是那样深深地爱过你	/ 003
初恋，渐行渐远	/ 020
另起一行	/ 092
心灵深处的特别鸣谢	/ 108
春风双李河	/ 124
故乡在晚风中	/ 147
因为青联，因为爱	/ 167

第二辑

故里笔记	/ 205
赵庙集有一条双李河	/ 207
我与范区长	/ 211
大家都叫他“王司法”	/ 215
与信用社有关的话题	/ 218

有一个村子叫前蒋庄	/ 224
张赔衣、“劳壮”和“疯老婆”	/ 238
正月二十七	/ 244
大爷与我	/ 252
再说老董	/ 257
我与赵庙中学	/ 260
绿叶不忘根的情意	/ 269
巴楼村外南小桥	/ 273
赵庙集上的两个文化人	/ 278
话说雪涅	/ 288

第三辑

王局长那一段	/ 295
激情与凝重	/ 301
珍惜生活的一切馈赠	/ 308
弟弟，我送你回家	/ 317
哭别我的凤平兄弟	/ 324
椿樱泪	/ 333
小城大律师	/ 340
今生与你永相随	/ 347

第一辑

我曾经是那样深深地爱过你

我曾经爱过你
爱的火苗至今还不曾灭熄
但愿它不再打搅你
我可不想勾起你心中的忧郁
我曾经默默无言毫无希望地爱过你
时而炉火中烧
时而小心翼翼
我曾经这么温柔这么真诚地爱过你
愿上帝给你另外一个人
能够像我这样地爱你

普希金这首伟大的诗篇，时常回响在我的耳际，它雷鸣电击般触动着我的记忆，还有比它更精确的表达吗？还有比它更能深入骨髓般地表白男人心迹的文字吗？这个让人妒忌得要死的天才的普希金啊，你怎么让我千言万语般地感慨，在几百年前就一览无余地浓缩了这么短短几行的文字？！

对我心爱的女人，我还能有什么语言？

有时候，我惊叹汉字的魅力与魔力。面无表情的方块字，何以

扬筑起感情丰沛的帆船？何以让我面对面块字心生涟漪？何以让我寝食难安？

有时候，我又叹责起文字来。尽管它理直气壮地融进波澜壮阔的情感，但有时候却让我无能为力地精确地表达出我对她们的情感。我怀疑自己有没有驾驭文字的能力，我否定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文字表达。有时候，“此处省略两百字”、“此处省去一千字”，是我安息思念的宽慰；“爱你无言”、“默默无语两眼泪”这里的干枯得皱巴巴的词汇，是我才学捉襟见肘的无奈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你一刻也没有从我的记忆里走开；几十年过去了，你的影像、你的眼泪，还有你无尽的幽怨，一刻也不曾从我的心间忘却。

自责，愧疚，像按在水中的木头，越往下按越是浮上来。都说回忆是幸福的滤布，可是对你的回忆却总也过滤不了对你的心痛。

星星还是那颗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你呀，还是那个清新美丽的你；你呀，还是那个让我发誓为你去死的你。而我，早已蜕变得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，不再是激情冲动理想翱翔的我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我老了吗？怎么变得如此淡定？怎么变得如此口是心非言不由衷？明明是躲在心底的角落里，偷偷地冲洗着你的底片，却不敢冲印出你的笑脸？

（一）生米为什么煮不成熟饭

大庙中学。

我是1980年9月1日走进大庙中学的。

刻骨铭心的大庙中学的青春记忆，是我人生新的驿站，又是我烦恼人生的开始。

啊，多么遥远的1980年，多么遥远的青春记忆。慢慢地回忆，慢慢地穿越着时空的隧道，让我的心重又浸淫到在大庙中学认识的你。

到大庙中学来之前，我已是孙楼小学初中三年级的毕业生。没有考取高中后，又到了赵庙小学复习初三。第二年仍然没有考取高中，因无颜再复习下去，只好无奈地到了大庙中学。

我们村庄离大庙中学八华里。乡村泥泞的土路，要走八华里的路程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漫长而艰难的行程。左一脚、右一脚，深一脚、浅一脚，我计算过时间，那需要三个小时。当时，我只有一个期盼：如果在大庙中学复习一年初三，再考不上高中，就彻底放弃读书的念头。

必胜的信念主宰着我背水一战。因此，在大庙中学我必须复习好数学课，以弥补我每次考试数学偏科的不足。我深知，考取高中或者考取中专，就意味着走出农村，就意味着“吃商品粮”，就意味着“光宗耀祖”。我没有选择，我拼死一搏。

好在大庙中学的卞兴良校长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，他知道我上学的来回路途比较遥远，就给我安排了一间单独的住处。那个年代，有一个单独住处的学生已经是“特殊待遇”了。因为学生大都是大庙乡附近农村的学生。他们下了课便回家吃饭干农活，而我则省去了来回路途的奔波，节省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在补习数理化的功课上。全身心地投入，聚精会神地听讲，加上数理化老师的特殊讲解，我一下子对数理化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从“一元一次方程”开始，从氢、氦、锂、铍、硼开始，从“欧姆定律”开始，我循序渐进逐渐掌握了其规律，逐渐从机械的背诵潜移默化到了深思熟虑的胸有成竹。半学期之后，我成了全班各科考试的第一名。老师的表扬和厚爱，各种竞赛的获奖，使我成了初三复习班最出众的“典型”。

有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数学老师抽几个同学给他打扫办公室，我也去了。扫地十分投入的我，被你一手按住了我的胳膊，说：“我来吧，你休息一会儿。”这时，我才定睛地看了你一眼。就在我与你目光对视的刹那间，我平生第一次心跳不止。你的微笑让我看到了你雪白的牙齿，你的微笑让我看到了你折服我的眼睛。那眼睛像两颗晶亮的葡萄，让我第一次产生了迷幻的向往，那双眼睛至今都深深地浮现在我眼前，你那双眼睛顷刻间让我十七岁的懵懂变得一下子不再安分。

我问李老师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李老师说：“她叫陈馨，初三一班的。”

从此，我去教室的每一天，都要从初三一班的窗口往里看一眼。有几次，我的目光恰恰从窗户外看到了座位上的你，正瞅着我笑。你的笑，是春风一般的和谐温暖；你的笑，是夏日甘霖一般的滋润雨露。啊，那笑是天使在垂青，那笑是磁石在吸引……

我的心被你的笑折磨得不再安宁，我的魂被你的笑牵引得游离于校园。我想单独跟你在一起，我想跟你单独说说话，我想跟你单独说说我的理想，我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谈数理化……

我把我的想法和胡思乱想真实地化成了文字，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作文本上，叠放在书包里，等机会一定交给你。那段时间的晚自习课，有时候你们班提前下课了，我没有见着你；有时候我们班提前下课了，我便回到了我的住室。阴差阳错，总是没有机会把这封“情书”交到你手上。

风雪交加的那个晚上，我们的晚自习课因“汽灯”坏了，早早地放学了。我静静地在你们教室外的河边上等待着，当你和几个女生有说有笑地走出教室时，我又没了勇气走上前去。悄悄地跟在你身后，直到你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你回头看见了我。你惊诧地问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支吾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一句话。你说：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我连忙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有一封信给你。”你说：“谁的信？谁写的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径直朝你走过去，塞在了你的手里。从你家走到学校的时候，我上身衣服的每一个褶皱里都已填满了冻得发硬的冰雪，早已冻麻的双腿在被窝里很久很久才变得热乎起来。

比等待录取通知书都难啊。终于，我不再幻想你的回应。我不敢也没有勇气再往窗户后面你的座位上张望一眼。我不再想你，我变得失望、自卑，我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再与同学们奇谈怪论。我挖空心思地想象着你读到信的感觉和反应。没想到我正要上床睡觉的那个晚上，我住室外面的窗户纸在“砰砰”作响。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，我以为是传说中的“鬼敲门”，我以为是梦呓中的幻觉。我忽地起身，披上棉袄，全神贯注地盯着窗户。当确认窗户外面有人敲打的直觉后，我才怯生生地问了一声：“谁啊？”你回答了四个字：“是我。陈馨。”我激动得热血沸腾，顾不得穿上内裤，就迅速穿上了棉裤，趿着棉鞋拉着腰带往门外跑。窗外漆黑的夜空里，我看到了你瘦小的身躯，感受到了你火热的心跳。尽管你那双迷人的眼睛我没有看清，还是感觉到了你瞳仁的光芒。

我俩并排走在大庙集的街道上，四周寂静的夜色里，只有我们感受着对方的心跳。终于我憋不住了，问你：“那封信你看了吗？”你的脸转向我，回答说：“看了，看了好几遍。那是你的真心话吗？”我急忙回答：“是的，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心里就那么想的。”你很久很久才问我：“你喜欢我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啥都喜欢。”你停了脚步，那眼神是直直地盯着我：“你不是说着玩吧？你想让我嫁给你吗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我如果回答“是的”，我怕你拒绝我；如果回答“不是的”，那我写的信岂不成了谎言？！

见我一直默不作声，你的解围让我有了舒缓紧张的心跳。

“你今年十八岁吧？我也十八岁，说结婚的事还太早吧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“今天我这么晚来找你，是因为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我心头一紧，急忙问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你低下了头，轻声说：“我真对不起你，我明天就到我三姐家去上学了。”

“你三姐在哪儿啊？”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。

“我三姐在淮北市，离这儿几百里路呢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没有语言，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。

我傻傻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

你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等你。”

你惊喜地说：“真的呀？不准变心哟。”

我点点头，自己给自己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：“一定！”

就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人生中的山盟海誓吗？就这么匆匆地相聚，就值得我为你厮守吗？

1982年，那一年我在读高中二年级。当班里的同学告诉我你结婚的消息时，我晴天霹雳般揪心撕肺，我不相信他的话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顾不上把书包放回教室，就急匆匆地跑到了大庙中学西边的你结婚的那个村庄。

在村口，我看到了穿着大红棉袄的你，你也远远看到了满脸绝望的我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：“别再打扰我，你回去吧。”

像一座雕塑，我怔怔地伫立在那里，任凭寒风的肆虐，任凭泪雨流淌，任凭心如刀绞……

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学校的，只记得那时候的两腿真像作家们描绘的那样，“灌了铅”、“镶了钉”、“上了镣”。

“命运”二字第一次让我不再忘记；“失恋”二字让我第一次领悟到了它的含义。

我在想，假如那天晚上我去牵你的手，我去拥抱你，我去亲吻你，我把你叫到我的住室，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把你按在床上，脱光你的衣服，像村人们说的“生米煮成熟饭”，你也许就成为了我的新娘，我的妻子。如今，这幻想已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得荡然无存，灰飞烟灭。

我的心支离破碎，时时在流血。躺在被窝里，我止不住地毫无出息地嗷嗷地哭叫着。

初恋，多么美好而浪漫的字眼，我的初恋就这样被你扼杀了。

我有理由怪你吗？没有，没有。

我没有理由。

(二) 山间那片绿草地

洪庙。

那个地名叫洪庙，我认识你就在洪庙镇，那个叫作舒城县的洪庙镇的山间里。

穿着“华达呢”中山装的我，背着行李卷，提着破旧的黑提包，从太和县城到阜阳市中心，从阜阳长途汽车站到合肥，又从合肥长途汽车站到舒城县城。一路狂奔，坐着“蹦蹦蹦”大篷车从舒城到了洪庙镇那所山脚下的学校。

四十二个学生当中，只有你们三位女生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最靓丽的你。眼神定睛的那三秒钟，我停留在你秀丽的面庞上。你的眼睛顷刻间把我的心挽留在这高山流水里。

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；我在讲台上站着抑扬顿挫，你在座位上

目不转睛；我无意间瞥见了你的眼神，你眉目传情地顺从着我的喜怒哀乐。

那天在食堂午餐后，你哼唱着的一首歌，叫我一辈子都跟着哼唱啊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送阿哥到村口……阿哥是个好青年，早把喜报捎回头……”

这歌声是因为你才有了如此强的生命力，这歌声是因为你才让我百唱不厌。至今，我的办公室里、我的车子里、我的每一个角落里，都回荡着你甜美的歌声、你爽朗的笑声、你喃喃的责怪声……

你的名字叫华志勤，我喊你小华。你歪着头笑说：“是啊，就喊我小华。”

星期天的那天中午，我一个人向山上走去。温暖的春光，让我有了懒洋洋的倦意。在山间的那个长满野草的空地里，我把上衣铺在身下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你的突然出现，真的吓了我一跳。我连忙起身问：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你痴痴地笑：“这地方山清水秀，风和日丽，只准你来就不许我来呀？”

是喜出望外还是意外惊喜？我说不清此时的感觉。我只觉得天空更蓝，春风更暖。

谈家庭，谈理想，谈未来……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情。因为我们都来自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因为我们都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，因为我们都憧憬和向往着美好的明天，所以我们有说不完的话。我说：“你那天唱的歌是什么名字呀？”你说：“月亮走我也走。”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再唱一遍给我听？”你没有扭捏，没有拒绝，而是清了清嗓子，清脆地甜甜地痴醉地投入地唱起了“月亮走我也走”……

如钩的月亮从西边升起来，我们俩慢慢向学校宿舍走去。走在陡峭的山路上，纤细的你差点被眼前的石块绊倒。我急忙拉住了你的手。就在拉手的那一刹那，你的手像一簇棉花团，握在我的手心

里，从你身上传出的电流瞬间撞击了我渴望已久的爱情火花。我抱住了你细细的腰肢，我抱住了你长长的脖颈，我抚摸到了你长长的秀发，我闻到了荡我魂魄的体香……

从洪庙返回合肥的列车上，我和你面对面地坐着，在众多同学的面前，我表现得矜持而虚假。我真是恨透了自己，明明心爱的女孩就在对面，却不敢把她揽入怀中。我虚伪到了极点。仰望着面无表情的车窗，咣咣当当的火车理直气壮地前行着，每一秒沉重的碾轧，仿佛都行驶在我复杂的内心。

小华，从此一别，我再也没有见过。

小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？

小华，你让我等得很苦很苦，你让我等得很累很累。

小华，我到哪儿去找你啊？

几十年的光阴里，无论是困难挫折的最低谷，还是我春风得意的最高峰；无论是游走灵魂的自我世界，还是喧闹人生的红尘中，你的面容、你的微笑、你的歌声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勤奋地追求，无时无刻不在催促着我为你的美的付出而努力回报。

山间那片绿草地，永远是我人生沙漠里的绿洲啊。山间那片绿草地呀，你还接纳我回到你温暖的怀抱吗？

(三) 标点符号里的隐情

丽丽，请允许我永远这么称呼你。

丽丽，请允许我今生不再离开你。

丽丽啊丽丽，只有你和我才懂得那标点符号的意义。

那一天下午，灿烂的阳光铺天盖地般洒在你的脸上。站在你身旁的我，看清了你耳根下细细嫩嫩的绒毛。那绒毛在阳光的照射

下，透着光闪着亮，甚至能让我一根一根地数清它的根数。坐在缝纫机台板上，你画着几何图，圆规、三角板、量尺，还有厚厚的一摞复习资料，让我不忍心打搅你的投入。当我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你侧过头来，微笑着露出了你独有的玉米般的牙齿来。“那就是小虎牙吗？”我问你。你用手遮住了嘴巴，不准我看你的小虎牙，不准我看你笑着的嘴巴。我呀不知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，你越是不让我看，我偏要看。你越是捂着嘴，我越要掰开你的手看你的嘴巴。

青春的荷尔蒙冲击着我的大脑，我闭着眼睛紧紧地贴向了你的嘴唇。至今，我都记得你火热嘴唇的温度；至今，那一刻的热血奔腾，像火一样燃烧着我的五脏六腑……

学校门口的那条污水河，村民们在忙着从河里捞起蓖麻，一捆一捆地放在小道上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为了远离那难闻的味道，为了避开那七嘴八舌的喧闹，我和你走进了小河南边的那片蓖麻地。

你勾着我的脖子，踮起脚尖，又踮起脚尖，吻着我满是绒毛的嘴唇。我轻轻俯下身子，几乎是将你抱起，狂吻着你的脸上的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细胞，口水湿遍了你的脸颊，湿遍了你胸前的衣衫。

那天晚上，我属于了你，你也人生第一次属于了我。

回家的路上，你突然傻傻地问我：“我们俩会不会怀孕？”我愣了好半天，才缓过神来：“男的怎么会怀孕呢？你不会怀孕吧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你的脸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没有了笑容，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怖和担心。

我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你，所以我就说：“没事，你怀孕了我也不害怕，我娶你。”